

妇女在集体农庄里

遼寧省中苏友好协会編



遼寧人民出版社

苏联集体农庄介绍丛书

7

妇女在集体农庄里

（苏联）高尔基创作 苏联作家联盟



苏联集体农庄介绍小丛书之七

妇女在集体农庄里

遼寧省中苏友好协会編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6年 沈陽

妇女在集体农庄里

遼寧省中苏友好协会編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陽市軍署街23号)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

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

787×1092毫米·1/32印張·20,000字 印數:1—25,079

1956年6月第1版 1956年6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 T17090·5

定价(5) 0.15元

寫在前面的話

苏联農村婦女，是農業生產上的一支巨大的力量，千百萬的婦女積極地從事農業勞動；有成千上萬的婦女領導着農業生產中的重要部門，擔任農藝師、農業機械師、工作隊長、養畜場主任、集體農莊主席、機器拖拉機站站長和國營農場場長等職務。她們無論在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年代里，在偉大衛國戰爭和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時期里，都積極地響應苏联共產黨和政府的號召。目前，有成千上萬的婦女在新開墾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里工作。

苏联的婦女，真正地認識了她們作為國家主人翁的身分，和男子同等的地位，積極地從事勞動和掌握新的農業技術，勇于克服工作中的困難及與各種不良傾向作鬥爭。她們對國家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受到人民的尊敬，許多女莊員獲得了勳章、獎章和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這本書里介紹的幾位苏联農村婦女，就是活生生的榜樣。

我國農業合作化的發展，已經給婦女參加生產開辟了廣闊的道路，使她們在生產中有可能盡量發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因此，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婦女們，應該以苏

联农村妇女为榜样,更好地学习她们的热爱劳动、热爱祖国精神和各种优秀的品质,积极参加农业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为胜利地实现我国发展农业生产纲要而奋斗。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专电）

目 錄

我怎样对待工作.....	6
我們倆口子.....	17
女拖拉机手.....	23
土地的主人.....	30

我怎样對待工作

——一个斯達哈諾夫工作者的自述

包達連柯，是克拉斯諾達爾邊區“紅霞”集体農庄的庄員，已經四十多歲了。她是个有名的斯達哈諾夫工作者，从一公頃土地上獲得了1万4千斤的苞米，由于种植亞麻得到高额的產量，曾經獲得过边區政府發給的獎金。她的工作很好，但却有許多人对她不滿意。為什麼呢？大家可以听听她的自述，然后就会明白了。

下面就是她的自述。

關於我們的事，人們寫得很多，區里的報紙每天都登着：“斯達哈諾夫工作者包達連柯的成就”“包達連柯去療養地”“集体農庄对优秀的斯達哈諾夫工作者的嘉獎”……總是這一套。他們十足地贊揚我們，甚至有些过分。但是關於我們去進行着什麼樣的斗争，却沒有人提上一提。

老实說，農庄里有些人对我有意見，不喜欢我，甚至于反对我。他們為什麼这样对待我呢？就是因为我發現錯誤，就一針見血地批評他們，不这样就不行。

这是在不久以前發生的一件事：我們正播种大麥，拖

拉机手別特洛，也許是他沒睡足覺，工作時在打瞌睡，也許是他沒有本事，活干的根本不像樣子，不是斷條，就是七彎八不直。我對他說：

“別特洛，不能這樣做，把機器停下！我不許你再這樣種下去！”

“多會兒都是你來找岔，你真是個愛鬧事的女人。你要我耕得直直的，是為的好看嗎？難道你讓我將機器停在這裏？”

他不但不接受意見，反而怒冲冲地亂七八糟說了一大套。當下我就說：

“你真混！難道是為了好看才需要直嗎？你應該把種子均勻地撒在土里，而你卻弄得七扭八歪。像你這樣，不是播的太密，就是斷條。”

他不聽，還照樣干他的。我跑到他們的工作隊長那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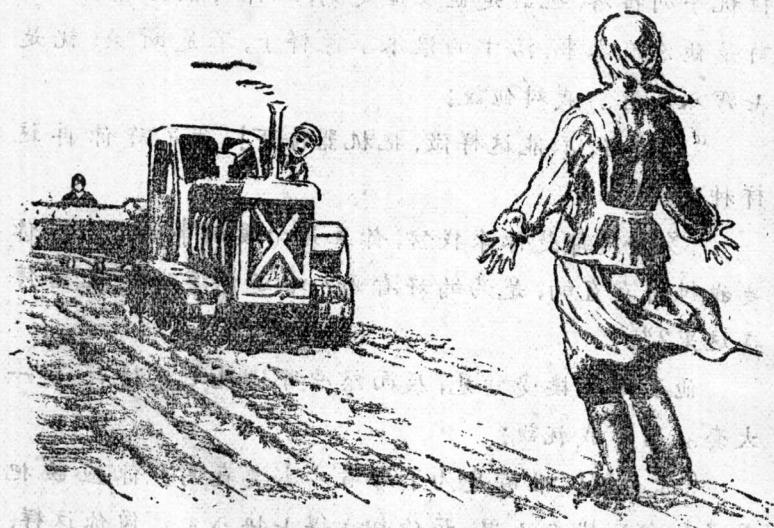
“給我們另換一個拖拉機手！”

“沒有別人了，全都在地裏忙活。”

真氣人！管理委員會、拖拉機站都在干些什麼事！必須想個救急的辦法，不然大麥都會種得不像樣子。於是我就跑到拖拉機前面，張開兩臂，喊道：

“站住！反正一樣，就是你把我壓死，也不准你離開這塊地方。”

別特洛沒辦法，把拖拉機停下來了，嘴裏不知嘟囔些



什麼。我們那些姑娘們從後面走近他，抓住他的手腳，把他從座位上拖下來，讓他坐在草地上。告訴他說：

“你就在這兒呆着吧！不准你走近機器！”

工作隊長看到了這個情形，沒辦法，就自己坐上了拖拉機，耕種完了15公頃大麥。他干的可真使你沒話說，像繩子拉的那樣直。

對我來說，這只是一件事，其他還有很多。我直截了當地對你說吧：如果不採取這種辦法，不知他們會給你鬧出多少岔頭事兒。有一次，他們硬要奪去我們已經施肥3年的一塊實驗田，把它交給第二工作隊。我跑到區里，他們說：“對，第二工作隊需要好地。”我又給邊區當局寫

信，沒有回答。最后我就跑到電話局，对那里的負責同志說：

“請給接通莫斯科的電話，我請加里寧同志說話。”

大家本來都知道我們的事，一听我要和加里寧同志談，就吃驚地說：

“快拉倒吧，我們想办法給調解調解。”

“沒有什麼可調解的，只有把那塊地還給我們。誰都看見了，我們在那塊地上曾經花費了多少勞動！”我說。

他們没办法，终于又把那塊地還給了我們。

我知道他們把我說成什麼樣子。他們說：“她不是个女人，簡直是个穿裙子的魔鬼。”這也沒有什麼，我并不感到痛心。不过，令人难过的是你和更多的人，从來沒听到过他們的胡說八道，以致使你没法描寫他們的怪态。他們說我：“整天地不讓姑娘們休息，她就像手拿鞭子的憲兵一樣趕着她們。”可是我們的姑娘們听了却大笑起來。他們還說我是“因为眼睛長的美才得到獎金”……

究竟他們為什麼这样对我不抱好感呢？說起來話長。我給你举个例子，不过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有这样一些人，和他們在一起，似乎也並沒有什麼不好：在田地里，不爭不吵；在工作中，也不發生冲突。但是，他們硬是不喜欢我們！

就从我們的農庄主席菲多雷奇說起。他是个有學問的人，常常學習党的決議和文件，也知道有些領導者不給

斯達哈諾夫工作者以工作上的方便。另外，他好像對斯達哈諾夫工作者也很歡迎：給你獎品，多咱開會都選你參加主席團。然而這些事並不是出于他的誠意。

本來，我們斯達哈諾夫工作者是些不安靜的人，自己總是在關心新的事物，總是在奔忙，因之也不給別人安靜。菲多雷奇是個樹葉落下來都怕砸腦袋的人，可是他倒極其喜歡歌功頌德。每一次開會，他都要得意地說：

“你們記得1932年那時，我們這裡的荒草情形嗎？騎馬的人在草棵里走，都露不出腦袋來！那時我們一個勞動日才能得多少報酬？一點點！而現在，12斤糧食！我們還不滿足嗎？……”

對這類談話，有時我就回答他說：

“菲多雷奇同志，你總往後看，脖子不疼嗎？聽到這些1932年的情形都叫人噁心！不能滿足于那幾斤，如果大家都努力提高收穫量，那麼收入還會更多的。”

“這倒對。”菲多雷奇對我的話，並不表示反對，但是在他的臉上，卻看不出有什麼高興的樣子。其實，我算看透了，這些話就像鐮刀扎他的心一樣，使他難受。

我們有個工作隊長，名叫別特洛維奇。從1929年集體化一開始，他就工作了。在莊員大會上有人提議：由於他對農莊的功勞，給他按勞動日補加25%的報酬。但我們斯達哈諾夫工作者卻提出另一個意見，如果需要的話，可以補加50%，並發給他獎狀。不過要撤銷他的職務。

我們為什麼對他這樣呢？因為我們很明顯地看到，我們的別特洛維奇已經年老了。這裡所說的年老，還不僅說是年紀大了，更重要的是說他思想有點跟不上時代了。我們這兒有個提高技術的訓練班，他一天也沒去。他說：

“我在这塊土地上白天晚上的不知跑了多少次，憑我的經驗，不用實驗室就能給你們分析出不管那一公頃地的地質和它上面每一土包的結構……”

把他派到克拉斯諾達爾去學習，他跑了回來。回來以後，到訓練班的學員宿舍，問他們有些什麼課程，學員告訴他說：11門課程——俄文、數學、化學、植物等等。他听了以後，說了句：“還應該有匹馬，以便到那去時好騎。”然後，就坐了火車回家去了。

別特洛維奇就是這種人，實在，他是個不壞的主人，白天晚上都關心工作隊。但是，如果一個人要是鼠目寸光的話，他的關心又有什麼好處呢？

有一次，我們想利用新技術，改造作物。對他說：

“別特洛維奇，我們要種3公頃大麥實驗田，看看會有什麼結果。你看怎麼樣？”

“你瘋了麼？”他驚奇地說。“我從來沒聽說過在春天耕種春播大麥！”

我們沒听他的話，種上了，而且每公頃多收穫了400斤。

另一次，我們在冬小麥地里撒加里鹽。他看見了，說：

“这里的土地是这样好，你們那样干简直是糟踏庄稼。”

姑娘們都笑起來：“他什麼也不懂。”我說：

“你去睡覺吧，別在这里丟臉了。”

他走后，我們議論起來，事情是不妙的。当然，他對我們並沒有什麼害處，但是他會對他的工作隊里那些人胡說亂講。於是，我們到了管理委員會，向他們說：

“請把別特洛維奇的工作職務撤銷。過去他可能是個好隊長，但是現在他已經變成頭腦平滑的人，再不能做領導工作了。”

管理委員會考慮了很久，最後終於撤銷了他的職務。從這以後，他的老婆、兄弟、老丈人、朋友，全都對我不滿，一見面就惡狠狠地瞞我。

誰都很清楚，要是按老辦法干，每公頃只能收穫1千8百斤——1千9百斤，那樣的話，每個勞動日的收入也就会少得可憐；若是利用科學方法，那麼在每公頃土地上，就能獲得7千甚至1萬多斤。當然，萬斤產量，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在這方面，我們採用的最主要的辦法是計算種子。我們把麥種用秤稱過，算出每斤種子有多少粒，然後再確定播種面積。計算結果，我們在一公頃土地上，需要撒640斤麥種。對這一點，別特洛維奇也抱起

腦袋說：

“你們簡直是在作禍，你們會受到審判的！誰見過一公頃地用六百多斤麥種的！麥種白扔，收成也會得不到。”

但是我們心里有底，我們是這樣估計的：一般小麥的行間距離是15公分，仔細檢查起來，那樣太浪費土地。實際上，其間再加一行也不密，只要把種子播種得均勻就行。當然，這樣一來需要更多的天然肥料和化學肥料。不過，我們終於把糞下上了。這一年，光是鷄糞就上了6萬斤。接着，我們又仔細分析土壤，看它還缺少什麼養分，然後再“對症下藥”。

每天天不亮我們就下地，當別的工作隊從家里出發的時候，我們已經做完3條壟了。我們的勞動是很緊張的。不過，最主要的還不是拚命勞動，而是必須動腦筋。我曾經想過這樣的問題：過去我們這裡的人，不知道什麼是攢糞、收集髒水；可是目前大家不但都知道，而且都積極地這樣干了。假如大家再前進一步，都像我們斯達哈諾夫工作者一樣，那豈不是會增加更多的收入嗎？為什麼大家硬是看着我們這樣大步前進，心里不舒服呢？

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去年，因為蓖麻成熟了，怕收割晚了受損失，於是我們就在星期日不休息，改在星期四休息。結果，我們的蓖麻，每公頃產量是3千斤，而別的工作隊才不過1千6百斤——1千7百斤。按理說，大

家應該研究一下我們的經驗，可是，突然間傳開了謠言，說我們利用星期日突擊收割蓖麻，是因為那天誰都不很忙地，乘這工夫我們偷割了別人的蓖麻。你說氣人不氣他們？誰能干出這種下賤的事來！我氣得手腳都哆嗦起來。他們去質問那些还在高談闊論的人們。我說：

“讓我們來對証一下。是誰看見了我們偷了別人的蓖麻？是你嗎，菲尼卡？你看見過嗎？”

“沒有，我沒看見，是菲克露西卡告訴我的。”

“菲克露西卡，你看見過嗎？”

“我自己倒沒看見，達西卡說的。”

“達西卡，誰對你說的？”

我就這樣一個一個追問下去。結果，是我的親弟弟基留赫胡編并且散播出去的！我問他：

“你憑良心說，我們偷了別人的蓖麻嗎？”

“嘿！我是開玩笑，想逗一下婦女們，你這樣小題大作干什麼！”

嚇！他說的倒輕快，多狡猾呀！我真氣極了，我說：

“這種惡毒的玩笑，我每天都聽到過……你為什麼要污蔑我們斯達哈諾夫工作者？我們有什麼对不起你們的？難道你是個瞎貓崽子，要人抓住你的後衣領子，把你題的鼻子按在牛奶桶里，才舒服嗎？……斯達哈諾夫工作者在農莊里究竟是為了什麼？誰要說他們是為了獎金或是什麼個人目的，那他若不是混蛋就是我們的敵人。在

“哈諾夫工作者的心目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使
很快地过得比现在更好，为了这个，为了共产主义事
，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拿出来，而你们却这样地侮
，你们。好，你就负责吧！请你不要见怪，你作为我的
，给了我一个恶意的诽谤；而我作为你的姐姐，也要
，回敬。不过我用的是光明正大的方式，要向检查长
，你的造谣中伤的罪行。”

真的，我真把他控告了。在法院里，他受到了审判，
他一年的劳役，在农庄附近执行。

对于像基留赫这种满脑子臭气的人，现在不只我一
，而是已经有好多人起来和他们进行斗争了。这些
半是青年人。

如果我们的党支部书记要真拿起事来，我们的工作
，也许好办些，可是这点我们又很不幸。在会上他也会说：
“我要弄清你们的缺点，使问题明确起来：为什么你
总是发生冲突，可能是由于包达连柯的主观性情不合
，你们的口味，那就应该客观地对待她，因为，假如从这种
，角度来看待事物，那就正如马克思所说……”

他能整点钟地作无聊的长篇大论，但是结果却什么
，问题也弄不清楚。庄员们问他：

“马克思关于你的老婆没有说些什么吗？她应该去
，做什么工作？”

在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这样的人，他什么都明白，就